

Sigmund

Freud



[美] 欧文·斯通著

心灵的激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

PSA 216-2
ST/1-2

心灵的激情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

下

〔美〕 欧文·斯通著
朱安 姚榆生 武国强 译
杨晓山 王小莹 汲 典
姚 锦 清校

Irving Stone

THE PASSIONS OF THE MIND
A Biographical Novel of
Sigmund Freud
New American Library

心灵的激情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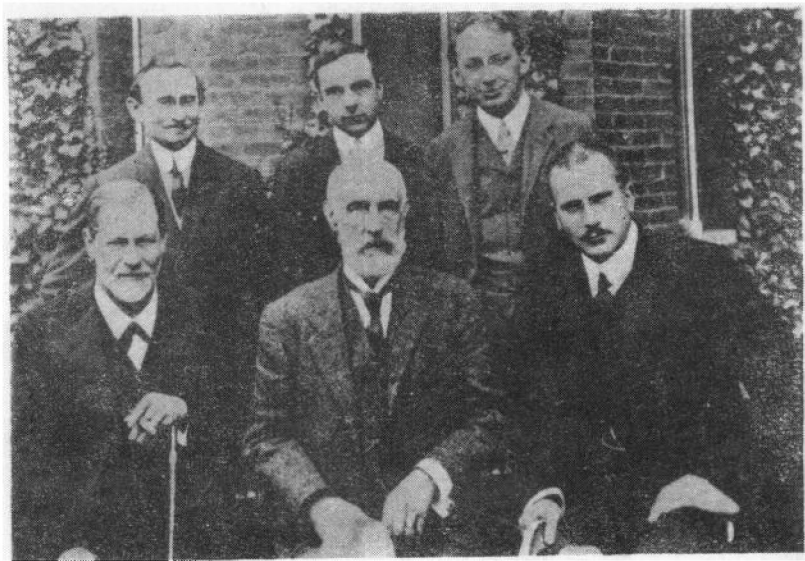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

[美] 欧文·斯通著

朱安 姚渝生 武国强 译
杨晓山 王小莹 汲典
姚锦清 校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国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8印张 3插页 387千字
1986年12月第1版 198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0,000册
书号：10355·667 定价：3.55元



一九〇九年，美国克拉克大学授予弗洛伊德名誉学位时所摄，前排左起：弗洛伊德，克拉克大学校长斯坦利·霍尔，卡尔·荣格，后排左起：A·A·布里尔，厄内斯特·琼斯，桑多·弗伦齐。

目 录

第十章	社会弃儿	1
第十一章	“何人助我？”	63
第十二章	同仁初聚	169
第十三章	殊途同归	227
第十四章	天堂之路尚未铺平	287
第十五章	生死大战	367
第十六章	危险的旅程	463

第十章 社会弃儿

第十章 社会弃儿

1

雅各布·弗洛伊德于一八九六年秋去世，终年八十一岁。由于连续几次心脏病发作，加上膀胱老化，他从六月起就已衰弱得奄奄一息，西格蒙德认定父亲活不过维也纳这个沉闷的夏季了。他为父母和多尔菲在巴登租了一幢小别墅，罗莎已经在一个月前出嫁，所以多尔菲是留在父母身边的唯一孩子了。乡间的空气凉爽宜人，使雅各布的身体略有起色，他已能下床走动，常常在俯瞰葱绿山谷的门廊上度过愉快的时光。

“和玛莎、孩子们一起到奥西温泉去吧，”他一再催促西格蒙德。“你也该休假了。我保证在你回来以前不犯病。”

雅各布说到做到。可是当十月下旬弗洛伊德全家返回维也纳时，老人又患了脑溢血和肠道麻痹症。

父亲临终那天夜里，西格蒙德和亚历山大守在他身边。午夜前雅各布停止了呼吸。他死后体温升高，双颊烧得绯红，西格蒙德禁不住叹道：

“瞧，父亲多象加里波蒂^①！”

^① 加里波蒂 (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意大利著名爱国将领。——译注

此刻，雅各布原来紧缩的肠子松弛了，大便拉了一床。西格蒙德为父亲洗净身体，亚历山大为他换好内衣。然后，西格蒙德走进隔壁房间，阿玛莉正在那儿等候。他用双臂搂住母亲，吻了她一下，轻声说：

“父亲死得很轻松。他勇敢地挺住了，还象往常一样了不起。”

他安排了简单的葬礼，在中央公墓的以色列人区买下一小块地，从这儿沿一条小路步行约十五分钟便可以到达墓地大门，沿途的高大墓碑上刻着各种犹太圣殿的图案。西格蒙德的住处附近有位理发师，他每天光顾，不料这天理发师却让他多等了些时候，使得他没能准时出席父亲的安葬仪式。亚历山大和多尔菲都向他投来不快的眼神。当夜，他梦见自己在一个店铺里，墙上钉着一块牌子，上面写道：

你必须闭上双眼

第二天清晨，这个梦境再次出现。他认出那个店铺就是他每天去的理发铺，墙上的牌子指的是：“人人都应该履行对死者的责任。我没有尽责，我的行为需要得到宽恕。因此，这个梦其实是排遣自责感的一个途径，而一个人的死又总是会给活下来的人留下这种自责感……。”

父亲的死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在写给威廉·弗利斯的信中说：“老人的死通过正常意识背后的某条隐秘的道路深深地刺激了我。我对他十分敬重，了解至深。他能把深刻的智慧与富有想象力的随遇而安的态度奇妙地结合起来，这对我的生活尤其可贵。其实，早在他去世之前，他的生命就

已经结束了，只不过他这一死，过去的全部生活都在我的心中翻腾起来。”

父亲临死的时候，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情绪已经有所稳定。父亲的死与他几个月前受到的那次更为微妙的打击相比，还不算太难忍受。那一事件既是他挑起的，同时他又是受害者。四月下旬，他为精神病学与神经病学学会作了一次题为《论癔病的病因》的讲演，结果遭到斥责。他对玛莎说道：“这帮死不开窍的家伙对讲演的态度冷淡极了。”讲稿及其内容遭到全盘否定，大学医学界和科研部门对讲稿中提供的例证和结论根本不予接受。学会主席克拉夫特—埃宾当时正在讲堂里主持那次讲演，他竟公开宣称：“听起来就象一篇科学神话。”

然而，直到西格蒙德宣布，他准备把讲稿分五期在五、六月间的《临床学周刊》上发表时，才惹出了真的麻烦。他的同事们坚决反对。引起反对和斥责的主要是他关于童年性经验和对儿童的性猥亵的那些发现。他自己曾经对这类证据也大为反感，甚至在最初的十几个病例中发现时也拒不承认。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父亲猥亵自己的女儿，或给予她们过多的性刺激呢？除了某些丧失人性的事例，譬如那个山区姑娘卡塔琳娜的遭遇，其余的根本无法相信。所以，每当他的女患者联想起童年时代这方面的记忆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总是设法把她们引到别的更为可信的材料中去。但是当他足足积累了一百多个病例，确凿地证实了性猥亵或某种形式的性刺激在父女和母子之间纯属普遍现象这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时，他又该怎么办呢？

克拉夫特—埃宾教授的精神病诊所的一位工作人员给西

格蒙德送来一张便条：弗洛伊德先生能否在这天晚些时候抽一个小时去谈谈？西格蒙德查了查预约簿，回复说他乐意六点钟去拜访。重新穿过原来迈内特教授的病房给他一种隔世之感。十三年前他就在这里做实习医生，护理过数百名就象现在一样躺在两排病床上的患者，每排有十张病床，个别床位还用绳网拦着。可他当时从未思索过这些被迈内特教授看作无可救药而置之不理的不幸生灵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当时他怎么会这样视而不见呢？时至今日他们怎么能仍旧这样视而不见呢？没有必要等着这些患者死去，然后再做脑切片，放到显微镜下去寻找哪个部位的机能出了问题。根本不会有眼睛可以看清的东西！只有在这些病人的大脑活着的时候才有可能深入了解它们，才有可能在无意识的最深处追踪出究竟是什么东西发生了故障，究竟是什么过去的经历引起了这种与任何肉体疾病一样可以致残、致死的精神神经症，这种如今导致患者只能躺在这些病床上等死的精神和情感的错乱。

克拉夫特—埃宾没有怎么改动迈内特的办公室；它看上去仍旧象个小教堂，露着桁条的屋顶下有一排高高的深嵌在墙里的小窗子。书架上摆着各种书籍，一张佛罗伦萨式写字台上镶满了凸出的梅迪奇家族的百合花族徽。克拉夫特—埃宾还搬进来一张舒适的长沙发，罩着红色的威尼斯锦缎，扶手上搁着一块写字垫板，他就是在这块垫板上用他那不知疲倦的笔写出源源不断的手稿来的。迈内特去世后不久他就占用了这个办公室，至今已有四年了。

克拉夫特—埃宾教授把新写的几页稿纸夹在写字板上，热情地微笑着起身欢迎西格蒙德。这四年来，他老了许多，

一头波浪似的鬃发变得稀疏、发白，开始有点秃顶了；浓黑醒目、富于男性美的胡子也已夹杂着亮闪闪的银丝。但这仍然是西格蒙德见过的最威风的古罗马元老院议员般的脑袋：深陷在眼窝里的那对眼睛在浓眉下若有所思，那只挺直的高鼻子显得坚实有力，脑壳里装着第一流的大脑。象任何一位科学界的泰斗一样，他态度温和，乐于助人。

西格蒙德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有人在看书。瓦格纳—约雷格教授转过身来，热情地握住西格蒙德的手，几乎把骨头都要捏碎了。瓦格纳—约雷格仍保留着“乡下人”的样子：粗壮有力的胳膊，伐木工的身躯。西格蒙德忽然心里一沉，立刻意识到自己是被召到了德语国家最有影响的两位精神病学的代表人物面前。正如他当初所预料的，瓦格纳—约雷格已经从格拉茨大学应召回来接管维也纳大学两个精神病诊所中的一个。自从西格蒙德去他的办公室预祝他在格拉茨大学万事如意以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显老：海蓝色的眼睛，剪得很短的黄头发，白皙的长方脸刮得干干净净，只留了一小撮精心修剪的唇髭。

克拉夫特—埃宾语气温和地说道：“感谢你来，亲爱的同事。噢，这儿有咖啡和点心。请坐下舒服舒服。”

西格蒙德嘟哝了一句客套话，心想：“舒服，我再想了，不过喝点咖啡倒是有好处的。”克拉夫特—埃宾这种人微笑的时候并不是觉得开心，而是想让某个人——通常是惹了祸的人——安下心来。

“弗洛伊德，你的讲座并没有给你造成不可挽回的危害；当时没有记者在场，学会一直十分注意不让一个字泄露给报界。不管怎么说，学会的讲坛对一切有才华的医生开

放，你自己在那儿也一定听到过许多怪诞的医学假想，差不多都是连首次航行都没完成就沉没了。”

“这么说，教授先生，你是认为我的观点荒唐可笑吧？”

“同仁之间这么讲未免太重了点……”

“我这么讲可没带偏见，当初我从巴黎回来第一次作男性瘧病的讲演时，就把自己搞得有点荒唐可笑。那不过是十年前的事，但今天那个观点已经被维也纳神经病学界接受了。后来，我在梅斯梅尔的家乡施行催眠术，又把自己搞得荒唐可笑……可你的到来以及你对催眠术作为治疗方法的信心又使我很受鼓舞……。”

房间里一阵令人压抑的寂静。瓦格纳—约雷格教授踱了会儿步，然后用他那伐木工的口吻说开了，每一个字都象利斧砍在白桦树上那样沉重有力：

“弗洛伊德，我们当年一起在医学院念书，又一起在实验室里共事多年，我很佩服你关于小儿麻痹症的研究。正因为这样，我才请求你：不要发表你的讲稿，否则就真的会给你带来不可挽回的危害。你会失去人们现在对你的尊敬。克拉夫特—埃宾和我都觉得你步子迈得太快，冒险太多。你应该多研究几年，积累更多的证据，检验你的假设，根除可能存在的错误。”

西格蒙德心里一阵难受。他盯着面前这两位成功者的脸，想看出点什么来。

克拉夫特—埃宾不动声色地说：“我们已经逐字逐句地分析了你的讲稿。我们坚信你的‘童年性经验’的观点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完全违背了人的本性。我竭力劝你，我亲爱的弗洛伊德，不要让你的结论超出你迄今所作的观察可以证实的范围，这点也是你在讲演中同意的。不要背离你愿

终生为之献身的精确科学的研究方法。发表不成熟的著作所能危害的不仅仅是你的声誉。”

西格蒙德吃了一惊，问：“我还会危害谁呢？”

“医学院。《临床学周刊》传播很广。你会给你的母校帮个大倒忙的。”

西格蒙德心里暗暗呻吟起来。他声音沙哑地问：“教授先生，我读过一些诬蔑你那本有价值的著作《性变态》的文章。当初一定也有人提醒过你不要发表这样的革命性材料，因为其中大多数观点都是违背人的本性的，对吗？”

克拉夫特—埃宾一声不吭地站着，那张深色的脸痛苦地露出许多皱纹。瓦格纳—约雷格踱到他们中间。

“弗洛伊德，我一直隐约感到你关于对儿童的性猥亵的结论中隐埋着一个根本性错误，经过将来更深入的研究，你自己也肯定会发现的。所以我劝你暂时不要发表讲稿。你知道我们奥地利农民要是逮住犯了大错的人会说些什么吗？‘你的裤裆还没扣上！’^①”

2

奥斯卡·李请西格蒙德第二天早晨在图赫劳本街下段一个餐馆同他和他的妹夫洛德维克·罗森斯坦聚一聚。迈克斯·卡索维茨所长也在场，这可是罕见的赏光。虽然相互寒暄仍和往常一样亲切，但饭桌上弥漫着阴沉的气氛，使大家无心品尝浇着红辣酱汁的土豆烧牛肉。

① 原文系德语。——译注

卡索维茨研究所的全体人员都去听了西格蒙德的讲演，但只是以他们的出席对他表示支持，而他讲的内容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五十四岁的卡索维茨教授深受全欧洲医学界的尊敬，可他也同样感到弗洛伊德正处于危机时刻，认为他要是发表了讲稿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罗森斯坦说，弗洛伊德正在汪洋大海中浮沉，能抓住的只有一根鹅毛。奥斯卡·李拿出布列斯洛的神经病专家弗洛恩德教授和萨克斯教授合著的一本新作，这本书的作者虽然只字不提弗洛伊德博士的名字，却照搬了他的《器质性与瘧病性运动瘫痪》中的主要观点。奥斯卡露出若有所思的朴实的笑容说：

“如果说模仿是最真诚的奉承，那么，西格，剽窃就是最狂热的崇拜！你是我们最好的儿童神经病专家；洛德维克和我知道的一切差不多都是从你这里学来的。和我们一起干吧，你可以享有坚实、稳定和受尊敬的事业。你现在的努力将使你……很快进入……医学的科学领域并得到很高的威望，何必自讨苦吃去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

在四月下旬暖融融的天气里，他缓缓地回家走去，眼睛盯着卵石路面，觉得弗朗兹·约瑟夫皇帝几年前为修建环行大道下令拆除的那些旧城墙仿佛又重新竖起来把他圈住了似的。他身陷囹圄，有两个哨兵看守着他：一个是他自己的本性，不允许他在自信正确的道路上退却；另一个是维也纳医学界，不再承认他是医生了。他把同奥斯卡等人的会见情况如实地告诉了玛莎，前一天傍晚与克拉夫特—埃宾和瓦格纳—约雷格会见的情况他也同样一丝不差地跟她讲过。她的生活会受影响，她有权知道事情的发展。

“玛蒂，这些人的心意是好的，他们都在尽量为我着

想。不过，正如克拉夫特—埃宾和瓦格纳—约雷格要保护医学院的名声一样，卡索维茨和奥斯卡也从心底里不希望让儿童医院同任何有损名誉的事件有牵连。”

玛莎快三十五岁了。她生下安娜已有五个月。安娜是他们第六个孩子，生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他们决定不再要孩子了。她孕期的后几个月感觉不适，临盆时又是难产。不过孩子长得很好。玛莎的身体和精神直到现在才刚刚开始恢复。她那头乌黑发亮的秀发，仍旧紧紧贴在耳后；那对水汪汪的淡绿眸子仍是温情脉脉。尽管生了六个孩子，她却远远不如丈夫老得明显，西格蒙德才四十岁，却已胡子斑白，一副饱经沧桑的样子。

玛莎伸手抓住丈夫的手。她产后身体恢复很慢，大部分时间是在床上度过的。西格蒙德每天早、晚各抽一小时给她读他们最喜爱的当代瑞士小说家康·费·梅耶^①的作品，他还在卧室里摆满了玛莎格外喜爱的仙客来花草。

“西格，你要发表那篇讲稿吗？”

“对。饭后我再最后修改一下，下午就送到《临床学周刊》去。”

“照你的同事说来，一发表就一切都完了？”

“不是完了，是刚刚开始……开始有一片空虚来包围我……”

玛莎象个纵容孩子的母亲那样笑了笑，喃喃地说道：

“‘起初上帝造了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① 梅耶 (Conrad Ferdinand Meyer, 1825—1898)，瑞士重要作家。早年因神经衰弱被迫进入精神病院治疗。代表作有诗歌《胡腾的末日》、《恩格尔贝格》和小说《护身符》、《一个少年的苦难》等。一译注

上帝说，要有光……。”^①

西格蒙德吻了吻她的面颊，想道：“只有当妻子同时又象母亲一样对待丈夫的时候，婚姻才算是圆满的。”玛莎接着说：

“你常说要搬到别的城市去。我想要是去伦敦或纽约我可能受不了，我连他们那儿的语言都不会，不过你要是想搬到柏林……？”

他俯下身紧紧握住玛莎的双手。

“谢谢，我的好妻子，你愿意为我做出牺牲，不过没这个必要。这使我想起了一个犹太故事：一群小贩背着货包在乡下东奔西跑，沿途叫卖。晚上他们聚在当地的客栈里吃饭歇息，把货包放在院子里。这些小贩叫苦喊冤一个胜似一个，都说自己的货包最重最难背，天下再没有第二个人背过这么折腾人的货包。一天夜里，客栈失火了，每个小贩都冲到院子里……去抢自己的货包。维也纳就是我的货包。维也纳也是我的牢房。我一定要留下来，从内部攻破这个堡垒。我的著作就是约书亚的号角：只要够响亮，堡垒就会震塌。”^②

女佣端来一壶新沏的茶。“够浓的，”西格蒙德说，“能站得住人了。这是一个遍体鳞伤、饱经磨难的自我最好的补药。”他慢慢地呷着，让热茶温润自己的喉咙。

“玛蒂，我得辞掉卡索维茨研究所的工作。自从我走进那家药店楼上指定给我的一间屋里开设儿童神经病科到现在已经十年过去了。我投进了几千个小时，诊治了几千个儿童；为他们的杂志写过不少有价值的文章。我原来就想过辞职，现在正是时候。”

① 溯出《圣经·创世纪》。——译注

② 参见《圣经·约书亚记》。——译注

玛莎额头一蹙。

“他们难道不会认为你辞职是出于对他们否定你的讲演的不满吗？”

“可能会，但他们也会舒一口气的。我要把辞职的日子定在五月六日，我四十岁生日那天。我将按我自己的意愿行事，只研究精神神经症和无意识。当一个人度过了四十年这种艰苦而又动荡的生活时，他应当能够获得自由了。”他自嘲地苦笑了一下，“……就象雅各布讲的那位去卡尔斯巴特没买车票的旅客在另一站又挨了一顿揍之后说的：‘如果我这身骨头还经得住折腾的话’。”

讲稿在《临床学周刊》上发表了。他在综合医院认识多年的医生们在街上见到他时连忙躲开，不跟他打招呼；他去参加医学协会召开的会议时也没有人向他点头致意或是寒暄几句。

在维也纳，仆人的行李被谑称为“七个李子”，解雇仆人的套话是：“收拾好你那七个李子，开路吧！”如今医学院的医生们只要议论起弗洛伊德医生，就会说：“他已经收拾好他那七个李子，开路了。”原先是休耳兹主管的神经病科有一位实习医生评论弗洛伊德讲师的理论时，用了一句德国俗话：

“不是靠我的肥料养大的——这不是我的孩子。①”

他感到自己遭到了冷落和蔑视……一个被社会遗弃的人。虽然他每次都咬紧牙齿忍住，但他心中却一次又一次地发出这样的呼喊：

① 原文系德语。——译注